

岁月如风 小少年

曾良君
— 著 —

SUIYUE
RUFENG
XIAOSHANIAN



有些人一旦离别便不再重逢，只好在回忆里永不褪色。
若有缘相遇，我们要郑重地道别，好好地说再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岁月如风 小少年



SUIYUE
RUFENG
XIAOSHANIAN



© 曾良君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如风小少年 / 曾良君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6.7

ISBN 978-7-5470-4163-5

I. ①岁… II. ①曾…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368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9.5

出版时间: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利

特约编辑: 张鸿艳

版式设计: 展志

封面插画: 甘代昌

封面设计: 展志

责任校对: 张黎

ISBN 978-7-5470-4163-5

定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序：再见！青春！ 1

因为有阿毛 6

少年於克邪 19

大学士陈翰林 27

你的脸好像红苹果 48

斯人独憔悴 63

毫无意义的意义 88

理性分割 105

珠光宝气 Very汪 112

画中的少女 121

不可归属的荣誉 138





老好人的自我防御 155

葛肃的正义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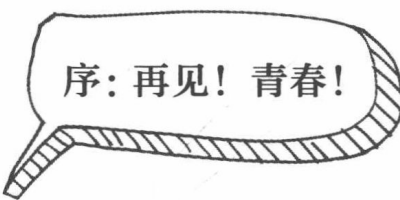
世故的幼稚 185

堕落的自证 195

岁月如风小少年 212

欲买桂花同载酒 249

后记：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293



序：再见！青春！

2013年夏，江南地区的天气依旧潮湿闷热，人像“吱吱”尖叫着的铁板烧翻来覆去，晚间躺在凉席上，也不过是从铁板烧变成小笼包，家里的猫躲得远远的，和一堆废弃掉的书挤在大理石飘窗上图一时清凉。

空调好像坏了又好像没有坏，窗外月光皎洁，夏季晴明的夜空能看见许多颗星，星光与月光投影在屋前的运河上，不知是月光如水还是水如月光。

四季流转，我竟有些不知寒暑，转眼间已然毕业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还在念语言班，一群人整日整日地胡闹。我们的未来模糊成一片却又清晰可见地矗立在不远处，仿佛只需要轻松地走过去，勾勾手，未来之门便会轰然打开，等待着我们的是一片精彩纷呈的景象。

相比于毕业后开始工作或是读研的同学，我却有些终日无所事

事的感觉，那期间每当有人问我，你现在在干吗？工作了吗？我便只得尴尬地挠挠头，低声说道：“没有，我待在家里……”

夏日终年，暑气迟迟不愿散去，时间滑入九月，语言班对面的高中也如期开学了，好在我是个迟到的惯犯，并不曾和这些年轻的朋友们熙熙攘攘地挤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上学。

通常我会在上午九点半左右顶着烈日骑车来到语言学校楼下，进门左手边有个不大不小的便利店，早七点至晚九点，关东煮冒着红油咕噜噜地煮，小小的咖啡机提供本日美式和焦糖拿铁，沿着收银台走到底是一排三个双开门的冰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式冰镇好的果汁汽水（可以说我这条命是冰饮料给的），我总是上午拿一瓶冰拿铁，下午拿一听冰可乐，想来我真是个专一的好人。

也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寻常上午，便利店里空荡荡的，除我之外并没有第二个客人，柜台里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收银员，正在忙碌地煮丸子。

我站在冰柜前伸手想要开门，从玻璃的反光中看见了自己独自一人站在一排排的货架中。为什么我是一个人呢？我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没来由的念头。奇怪，我的同学们呢？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了什么，是啊，我的过去已经消亡了啊，身后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啊。

之前，那浑浑噩噩的日子中，我从未注意到这一点，真正的离别总是来不及说再见。

那天拿着咖啡上楼后，隔壁的德语班依旧在勤勤恳恳地念报纸、排话剧，而我们班也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地唱歌和打牌。一

片欢声笑语中，背景音乐突然停了，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我有一首很重要的歌想放给你们听。”

结果他放了张震岳的《再见》：

我怕我没有机会
跟你说一声再见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明天我要离开
熟悉的地方和你
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怕我没有机会
跟你说一声再见
.....

唉，为什么偏偏是这首歌呢？

我们安静地听着这首歌循环了两遍，愉悦游戏着的心情全都消弭不见了，身后活力无限的高中生们嚷着：“干吗让我们听这样伤感的歌啊！”

老师说：“我想到课程一个月后就要结束了，你们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就觉得一定要提早说再见才行。”

“那就课程结束的时候再听啊！”有人这样抗议道。

“不行，那时候你们会哭的。”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可是啊，我发现，往日的同学们，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模糊起来。

想起隔壁的土木系早我们一年毕业，那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吃散伙饭，蒋柯非常执意地要另请我吃一顿，我和他说：“天气太热了，非要这会儿跑出去吃饭吗？”

他说：“我还欠你一个人情啊，你帮我画过图你记得吗？”

我说：“啊，这种事情，以后再说也来得及吧，你急什么？”

可是蒋柯很认真地说：“没有以后了，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我走了就不会回来了，就算再回来也见不到你了。”

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这番话，心说，这个年代哪有什么一别再也不见的故事，搞得那么郑重其事，那么伤感做什么。

可是，现在，我明白蒋柯是对的。一向认真的蒋柯远比我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在某一个节点上的离别就意味着过去的消亡。如果有幸能够提早察觉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郑重地道别，我们应

该好好地给对方说再见。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再见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理由要再见的。通信虽然日益便捷，仿佛能将我们二十四小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可是我们需要联系的理由却从未增加。生活日益便捷的今天，生活的速度也一起加快了，我们步履匆匆抛下了更多的过往和人生。

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

其实所谓的未来并没有在什么触手可及的地方，因为早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踏上了未来啊。

时光匆匆，如此残忍，没有一个平台可以给我们停留回望，好好说再见。

我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可是我的同学们早已四散在天涯，我那些在校园里的青葱岁月已成为过去，我突然意识到，我真正青春年少的时光也已经结束了啊。

我想好好回忆我的同学们，我怕在迅速消亡的过去，他们很快会在回忆里模糊不清。

所能用来抵抗过往的虚无的，不过是我并不可靠的记忆罢了。

愿你们永远留在瑰丽色的时光里，愿你们在回忆里青春不老。

那么，再见啦！我的青春！

曾良君

因为有阿毛



我外婆家在城市中心地带的一片传统苏州民居里，苏州民居最大的特点除了粉墙黛瓦就是街巷相连。低矮的民宅群中小一些的便是普通平房，大一些的便分为一进一进的，向内延伸，以庭院为中心，或串联或并联。家家户户都紧紧地挨着，小小的巷弄左右不过三米宽，童年时代的小巷还是青石板路，青苔从石板的间隙中冒出，每逢梅雨季节便十分地要命。

外婆家所在的小巷纵深很深，前后两端都连接着繁华的商业区，但往小巷里稍微走一走，世界便又立刻恢复了宁静，似乎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都无法影响到这里。

阿毛家在巷子的东面，我外婆家在巷子的西面，我们同在巷子更西端一些的幼儿园上学，还是同班同学。

我一般会守在外婆家院子的门口，等着阿毛路过，阿毛看见我的时候便会朝我摆摆手，我们再一起结伴步行十几米到达幼儿园，

开始在瓷砖上画图或者没完没了地搭积木，又或者讨论小龙人到底有没有找到妈妈。

那时候我还很小，对于许多事情的记忆都显得模模糊糊。比如幼儿园班上那个健壮而跋扈的女生，总是蛮横地抢走我们所有人的积木；又比如那个调皮得要命，蒙着黑色眼罩正在矫正视力的男生，他会猛地从座位上弹跳起来，冲过去将我们所有人的杯子都打翻在地，还有一次他坐在钢琴上，猛地一脚踹向路过的我……所有的这些都像夏日里的暴雨，突如其来，又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脑海里蒸腾殆尽，难觅踪迹。

我不记得他们姓甚名谁，也不记得他们幼儿园毕业后去了哪所小学，更不知道他们往后的人生是怎样的，这些幼儿园同学只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些模糊而意味不明的片段。

但是阿毛不一样，我记得许许多多关于阿毛的细节，我清晰地记得她小名叫毛毛，大名叫张娅静。我外公管她爷爷叫老张，我有样学样地管她叫小张。每次跑去阿毛家找她玩时，我都会站在窗台下大喊道：“小张，小张，你快出来，我找你有事。”

不多久阿毛便会跑出来给我开门，她家里永远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散发出温暖整洁的味道来。一进门便能看见临窗摆放的黑色烤漆钢琴，窗台上有数盆多肉植物，它们被钢琴遮住了一半，琴凳有暗红色的绒面，这是每次我来她家做客的专座。不过，阿毛倒是从未给我弹过琴，反正我也听不懂，多半时间她都在和我谈论她那些各式各样的古怪收藏品，譬如她那个九大罐子的橡皮。

真是有些奇怪，向来穿得很体面的阿毛竟然喜欢橡皮，那时候我还不懂“体面”这个词及其用法，我只好简单地形容为穿得很好。

虽然这些没什么强大的内在逻辑，但总感觉这样子的阿毛应该喜欢更为厉害的东西才对，可现实却是她就酷爱收集橡皮。

那些罐子很巨大，是小巷尽头的杂货店用来存放泡泡糖的塑料罐子。以前它们放满了各种口味的泡泡糖，卖空后老板娘就送给阿毛，让她用来收集橡皮。

我在阿毛家里花费数个下午才能看完她一罐子的收藏品。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原来世界上竟有这样多各式各样的橡皮，我甚至一度以为文具店里那十一块钱一盒的卡通画橡皮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橡皮的极致了。一盒里有房子、绿树、白云、灌木、篱笆、小鸡和一个性别不明的小朋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橡皮做的。

我外公曾经给我买过一盒，是我在幼儿园数苹果大赛中勇夺第一名后，奖赏给我的纪念品。第二天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一到阿毛家里我立刻又觉得她才是这个世界的女王，而我只不过是壁炉里挂着灰的蜘蛛网，不值得一提又毫无存在感。

阿毛的橡皮确实很值得一提，她那九大罐子橡皮绝对不仅仅是橡皮那么简单，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每当她扭开那红色的塑料盖子，新世界的大门就“轰”的一声向我打开了，类似于多年后的热门动漫《名侦探柯南》里的片头效果。

许多年后当我已然上了高中，第一次吃到葡萄柚这种东西时，周围的同学都在问“这种紫色瓢肉的柚子是什么啊”，我却早就知道这是葡萄柚了。

我许久以前就在阿毛的橡皮里见过，其中一罐以水果造型为主题的橡皮罐子里就有葡萄柚的切片橡皮，薄薄一片，橘色的边，紫色的芯，兴许还带有香味。

我举起来透着光看它，阳光能把橡皮照得透亮。我问阿毛：“小张，这是什么？”阿毛说：“姑妈说是葡萄柚。”我又问她：“小张，葡萄柚是什么？”阿毛说：“就是柚子里长出葡萄来。”

我心说，那可真神奇啊。那天回家后，我让我妈去买葡萄柚。可我妈说，什么葡萄柚，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争辩道，阿毛的橡皮里有，于是我妈让我去吃橡皮，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了。

在我快乐的童年回忆里，到处都有阿毛的身影。在我几站路开外的自己家里，墙上贴着阿毛家的电话，如果我想她了，就会对着纸条按下一个个数字拨出她家的电话。一般都是她爷爷接的电话，我就大声地说道：“喂，是老张吗？我找小张。”

我们谈论的话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猫和老鼠》《黑猫警长》《小龙人》以及巷尾的那家杂货店。阿毛会和我讲，出溜溜球了啊，出小陀螺了啊……

说不了几分钟我爸就会把我赶走，他会说：“好了好了，要是再早几年家里还没有电话，你还能托梦给阿毛啊！”我问他，托梦是什么，我爸便不再理我了。第二天在幼儿园里见面的时候，我问阿毛什么是托梦。阿毛说，就是把梦举起来，我就恍然大悟了，并且觉得阿毛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小伙伴。

到了冬天，最让人期待的事情莫过于下雪。苏州这个地方，并不会年年都下雪，有时即便下了也很快就会融化，无法积起来，不能积起来就不能打雪仗，让人无限遗憾。毕竟一到冬天，《幼儿画报》里那些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小明小红们都已经开心地打起了雪仗，如果我们不能一起打，那真是太让人悲伤了。

过年前后我会住到外婆家，那样即便我不上学也可以天天看见阿毛了。外婆家在一进进房屋的最深处，里面夹杂了好几个院落。中间那个庭院里有一棵蜡梅树，二月的时候开始爆出了一个结实的花苞。每年蜡梅开花了，外婆就会说：“好，蜡梅开花，好运连连。”有几年蜡梅没有开成，或者开得稀稀拉拉，外婆也要指着枝干上星星点点的白雪说一句：“好，瑞雪兆丰年。”这让我感觉我外婆真是怎样都要占便宜的人。

我上预备班那年的冬天，苏州下雪了，还下得颇为频繁，积起来了好几次。那些日子我早上起来，外公不让我出门，他先要爬上梯子将屋檐下的冰棱一个个掰掉才让我出去。他们解释说，不然中午太阳一照，冰棱开始融化，掉下来会砸伤人的。可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冰棱真的掉下砸伤人过，因为等到冰棱结不住往下掉的时候，它们那尖锐的下端早就融化成一个矮胖的椭圆形了。

意识到这点后，我外公就不再费劲掰冰棱了。于是有一次我进门的时候，一个小冰棱“哧溜”一下滑进我棉毛衫的后领子里，我触了电一样，一边狂跳一边“哇哇”乱叫。

隆冬时节，像我这样闲不住的小朋友们都待在家里，可偏偏大人们都忙得要命，于是外公将我和阿毛送去狮子林。我们一前一后坐在他那辆堪称巨大的自行车上，我坐在前面，车前的横梁上装了一个小木板做的凳子，我就小心翼翼地匍匐在上面，随时担心会掉下来，紧张得不得了。

那时候狮子林的门票还很便宜，更重要的是售票的阿姨是我二姑妈的朋友，于是我们不需要买票就可以随时进出。

彼时门口的两棵高大银杏树已经不复秋日的华美，满目的金黄变成了孤零零的几片褐黄叶片，树下一堆没来得及扫去的落叶被融雪打湿了黏在一起。黛青色的瓦片上是一层松软的积雪，亮晶晶地闪着光，正在慢慢融化。

我们穿过燕誉堂，通过小方厅，一路念叨着。我说：“你看那些彩色玻璃真好看啊，是不是很阿拉伯风情啊。”阿毛会纠正我说：“不是的，是伊斯兰风情。”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看《一千零一夜》里的插画。”我心说，阿毛懂得真多啊，一定有小学一年级的水平了。

跨过几个门槛，再穿过几道长廊来到九狮峰。我隐约记得九狮峰前有一块介绍这个景点的牌子，上面似乎说道，九狮峰这片假山群，粗看像九只狮子，但是细看又完全不像了，这就是奥妙所在。当时我心说，这到底有什么可骄傲的啊！

这片假山是个可以捉迷藏的地方，有时候游客不多，感觉这就是朕的私家花园。除了假山下立等可取的拍照大叔外，一切都不会让我出戏，感觉十分的好。

我们可以乐此不疲地玩上一整个下午。有时候在假山里钻来钻去会把自己绕晕，爬到最高处看见湖心亭，想要下去，一转身，咦，怎么看见的又变成了真趣亭？

绕不出来的时候，阿毛就会假装镇定地站在假山堆里 cos 小龙人。她将帽子兜在头上露出半个脑袋喊道：“妈妈！妈妈！你在哪里？”

我就在另一处假山里喊道：“我在这里！”

我们可以成功地会合，但有时候仍然绕不出去。当我们急得快

要投湖自尽的时候，拍照的大叔就会在下面喊：“右边，一直往右边走啊！”这下子我就完全出戏了。

年后庭院里的蜡梅花如愿盛开，香气浓郁。透明的蜡梅花瓣有着奇异的韧性，怎么扯也扯不断。那年的最后一场雪还压在黝黑的枝干上，梅花便一夜之间在雪中盛开。屋檐下还挂着冰棱，瓦片上垛着一团团松雪。正午的阳光下，天气便不那么阴冷了，到处都亮晶晶地闪着光。外婆照例说“好，一年的好运”，然后折下来几根枝条拿回家摆在洗干净的玻璃瓶子里。

我不辞辛苦跋涉到阿毛家，在窗外嚷道：“小张，小张，跟我来看看蜡梅！”

阿毛就穿好衣服跑出来跟我去外婆家，见到了黄澄澄的半透明的蜡梅，她果然也很喜欢。我说：“你可以折几根带回家的。”于是，我们便去折小枝条。可奇怪的是，外婆折的时候还好好的，轮到咱们时，这枝条便充满了韧性，怎么也折不断。

于是，勇敢的少女阿毛跳起来抱住枝条，像一条被绑住四肢待烤的小乳猪般勾住枝条开始摇晃起来。我在旁边大喊道：“加油，加油！”几秒钟后阿毛就“啪”的一声抱着枝条摔在了被积雪覆盖的泥巴里。

最后，阿毛穿着湿答答的粘了一背心泥巴的新外套，哭着回家了，怀里抱着一根蜡梅枝条，上面有蜡梅花若干，散发出馥郁香气。

幼儿园毕业那年，小巷里的这家幼儿园也随之解体了，灰绿色的校园被漆成了粉红色，挂上了培智学校的招牌。我问大人什么是培智学校，他们说，就是培养智力的地方。我还是不太懂，但他